

乙丑
重編

飲冰室文集

冊
五

乙丑重編 飲冰室文集 卷五十五

第三集九

新會 梁啟超

護國之役電文及論文（續前）

復段總理電六月二十五日

北京段芝老鑒。奉禱電。具見慎重國法至意。但其中有誤解法理之處。既辱明問。敢盡所懷。尊電惟一之論點。謂不宜以命令變更法律。僕等所見。則三年約法。絕對不能認為法律。而此次宣言。規復絕對不能認為變更。此義辨明。則一切可迎刃而解。凡法必有系。元年約法既經政府公布。前大總統宣誓遵守。欲修改自有其修改之程序。即該五十五條所規定是也。修改不依此程序。即不能冒約法之名。新者既不能冒此名。則舊者之效力自在。不過此三年餘。有法外之力。為之梗而固有之效力一時中斷。今法外之力既去。則固有之效力自然復活。今全國人民急望政府下一明令者。不過欲政府將已然之事實宣布。以釋羣疑。何變更之可言。即如此次我大總統依法繼任。政府對內對外。迭經聲明。所依何法。非根據元年約法規定程序所

衍生之大總統選舉法耶。使三年約法而爲法也。一法不容兩存。則被該法所廢止之原大總統選舉法定當非法。云何能依果爾。則何不於六月九日開所謂石室金匱以別選元首。夫我大總統正位而海內外共仰爲合法者。無他焉。以三年約法之不成爲法也。又如我公今所長之機關爲國務院。國務院者。元年約法之機關。三年約法所未嘗有也。三年約法若爲法。元年約法定非法。公所長之院何由成立。今公發布院令而中外共許爲合法者。無他焉。以三年約法之不成爲法也。揆諸法理。如彼徵諸事實。如此則三年約法之非法確成。鐵案命令變更之嫌疑。何由存在。法之性質辨之。既明。則尊電所援非衷法理。更無俟辨。猶慮有餘疑。請更爲剖斷。尊電謂若不認三年約法爲法。恐近年一切法規爲之動搖。乃至條約公債判決。皆將無效。云云。不知法自有種別。一般法自非隨根本而搖動。法國八十年間憲法變更數十次。一般法何嘗蒙其影響。變更且然。況元年約法之效力。僅爲中止者乎。今國人誓死以爭者在根本。法非一般法。尊電所深慮者可無慮也。尊電謂三年約法所以爲世詬病。正緣其以命令變更法律。今不宜效尤再誤。且言彼時之變更。幾經曲折。世

猶訾其縱恣。今毅然一令更修。恐更貽口實云云。是義不然。三年之役。項城以命令變更法律。誠信讞也。以其所變更者確爲法也。曷以明其爲法也。參議院議決之元首公布之。國人公認爲法。項城自身亦認爲法也。今茲國人希望廢止三年約法。決不能指爲以命令變更法律。以其所廢止者確非法也。曷以明其非法也。法之成立其程序必根據於其母法。三年約法絕無根據。而反於母法也。非特國人不公認爲法。卽今大總統之地位。今國務院之地位。皆必先不認爲法。而始能存在也。夫以命令變更法律。無時焉而可者也。雖百方紆迴其途。其不可如故也。故項城雖巧立名目。千回百折。貌爲慎重。而終不能逃舉世之責備。今政府若認規復元年約法爲變更法律耶。則豈惟政府下令爲不可而已。根據各省代表之主張。猶之不可也。各省代表無議法之權也。廣徵各流意見。猶之不可也。各流發言無法律上之責任也。以各省軍民長官爲從違。猶之不可也。政府且不敢擅政府所屬之行政官。更何論也。求援於國會議員之個人。猶之不可也。議員在院外無權能也。僕等以爲政府若能認清三年約法之非法。則以命令廢止命令。何嫌何疑。若必強指此非法之法以爲

法而欲於其間求一塗飾耳目之程序則左衝右撞必終於無辦法而已來電又謂甲乙命令可迭相廢則元首更代法律隨轉將來舞法爲姦恐援我爲例云云此語尤屬過慮以令廢法項城作俑繼今以往可斷無人敢效項城亦無人能效項城今茲規復元年約法正欲根據該法第五十四條之規定產生憲法傳諸無窮豈有隨元首以迭更之理若如尊電所疑度則規復終無善法殆可決言或更取徑於所謂造法機關者以產生法律如是則元首更代一次卽造一次法尊電所憂此實當之矣尊電又云法爭良否不爭遲速僕等謂苟遲焉而有妙算亦所願聞等是支離遲何如速前文所舉皆法理談耳若就政治作用論之則今當風雨飄搖之時全國視線以此問題爲焦點政府亦既察輿情之不可終拂曷爲不磊落英斷以繫物望而定民志若再遷延時日誠恐展轉誤會國民不諒政府慎重國法之苦心或疑爲無俯從民望之誠意則影響所播殊非國家之福我公明達其必有以處此專此敬復梁啟超有

復黎大總統電六月二十五日

北京大總統鈞鑒。頃奉有電。垂念松坡。委曲周至。同深銘刻。滬醫上訴需時。頃經探悉。在川德法醫人均有名手。已託在滬德法人分電就近馳診。天不絕中國。必留此才。贊公大業。若必來滬就醫。重慶以下。均有商輪可達。段總理電派兵輪。頃已電請稍緩矣。啓超稽顙。有。

復段總理電 六月二十五日

北京段芝老鑒。有電敬悉。軫念松坡。重才愛國。同深感荷。初擬自滬延醫西上。而所需時日過多。喉爲劇症。慮難久待。現經探悉。在川法德醫人均有名手。已託在滬法德人分電就近馳赴行營施診。賴公之靈。必占勿藥。如需來滬就醫。屆時再當電懇轉飭沿江文武。妥爲照料。宜昌以下。商輪甚便。江鯤不能泝渝。應否飭緩上駛。伏候裁酌。超有。

致段總理電 六月二十六日

北京段芝老鑒。一昨奉復兩電。想達記室。啓超自聞喪後。茹痛絕事。曾電西南各省辭解軍務院撫軍諸職。一切國事。不復與聞。旣而項城云亡。時局銳變。我公及各省

當局偶垂諮訪。不敢不竭誠奉答。惟盼中央速從根本籌維。迅舉瑩瑩數端。以饜天下之望。荏苒兼旬。新猷未覩。念厝火積薪之局。不勝嫠婦恤緯之悲。本曰晨起閱報。忽覩海軍宣言。事前既未有聞。驟聽不禁失色。默察機兆所趨。愈覺殷憂無極。今當國運剝復之會。實爲國命絕續所關。國民望治。旣火熱而水深。政府布化。實風行而草偃。輿論所請求之數事。本非強政府以甚難。何苦作無謂之遷延。徒以致無窮之口實。又爲對於前日廣東取消獨立所發之明令。於解決時局有何裨益。徒挑衆庶之惡感。增意氣之激昂。若此種揚湯止沸之策。賡續施行。則將來殘棋急劫之爭。安知所屆。我公扶危持顛。責無旁貸。願以精心鉅眼。細察全國心理。所趨逆料某事。某事爲政府所不能不辦者。卽自動以辦之。無俟國人之要求。逆料某事。某事爲政府所不宜堅執者。務再思而後行。勿惹國人之反對。大抵政府多一分之公明。英斷。則增一分之威信。時局多一日之曖昧。遷延。則加一日之艱險。以公之明。其必有以處此。啓超夙愛和平。憚言破壞。區區微尙。公所素知。況亟急爲負土廬墓之謀。尤熱盼洗甲止戈之象。今觀南北形勢。益加渾沌。憂從中來。不可斷絕。不辭倖直。竭此讜言。

願鑒微誠。更賜明誨。啓超宥。

通電六月二十六日

北京黎大總統。段總理。雲南唐都督。貴陽劉都督。長沙桂軍行營陸都督。湯都督。南寧陳護督。杭州呂都督。大洲驛蔡總司令。松坎戴總司令。肇慶岑都司令。南京馮上將軍鑒。今日見報。知有海軍暫時不受北京命令之宣言。各處紛紛向超詢問情由。超自聞喪後。已疊電辭去各職。罕接外事。惟前此曾與海軍稍有間接交涉。項城逝後。旋已停止。於真日電告戴之都督在案。此次海軍舉動。超事前未嘗與聞。其情節如何。無從懸揣答復。特此電陳。梁啓超宥。

致段總理電六月二十七日

北京段芝老鑒。頃因海軍事有所感慨。上一明電。措詞稍激。想承恕諒。閱報知公堅求引退。公日來嘔心忍氣情形。超雖在遠。猶能想像一二。公之灰心。固無足怪。但以現狀論之。公若不忍辱負重。此國便將瓦解。此非超漫作諛詞。實灼見之而深憂之。故無論如何。望公必勉任其難。爲國家度此厄運。惟有一義。欲請公深爲注意者。現

當人心囂然不靖之時。政府切勿授以可乘之口實。以供煽動之資料。則輿論庶漸趨平穩。而險關或可望安渡。超因海軍事推測事勢。憂心如焚。深慮枝節愈生愈多。時局遂不可收拾。要之。今日欲救危亡。必先求保全政府之威信而增長之。公若信超。確然顧全大局之人。對於西南各省及大局。事有疑難處。或賜詢訪。必當竭誠以告。倘能補助我公一二。間接以挽浩劫。何幸如之。超決擬從事社會教育以終其身。本絕口不欲談時事。憂危所觸。輒難自制。言挾血淚。伏唯垂鑒。靜生日內入都。此公誠摯穩健。當能以南中情形爲公傾吐也。啓超沁。

復各都督各總司令電六月二十七日

雲南唐都督貴陽劉都督長沙行營陸都督南寧陳護督杭州呂都督肇慶岑都司令敘州蔡總司令松坎戴總司令鑒。承電見推與唐君少川同協商善後事宜。並令會推參贊擇定地點等情。我獨立省分會派專員與北協商之議。本冀廣都督提議戴之都督主張。不必每省分派。超初亦覺此著甚要。惟察現在形勢。似難實行。蓋現在情形不宜取對抗協議之形式。而我各省共同之要求。實不外約法國會數端。皆

已單銜發表。且目的將達。更無協議之必要。此外各省軍政財政善後問題。情節複雜。絕非局外人所能代表。鄙意前議似可作罷。別由各省前敵各軍。各自與中央交涉。反爲有益實際。又軍院待約法規復國務院改組後。似立當宣告撤廢。至都督名稱。則暫勿改。待將來外官制畫一解決。以上各節。請公決一致。至啓超聞喪未逾百日。萬不敢越禮出而與社會交際。協商代表事能完全罷議最善。否則亦請別任賢能。俾全禮防。非敢規避。諉卸。實欲求心所安。乞見原。啓超。沁。

致各都督各總司令電六月二十八日

雲南唐都督貴陽劉都督長沙分送桂行營陸都督湯都督南寧陳護督杭州呂都督敘州蔡總司令松坎戴總司令肇慶岑都司令韶州李總司令鑒。如舟都督巧效兩電。勘奉軍務院宜亟圖撤廢。誠如冀公言。若此機關久存。非惟我輩倡義本心不能自白。且恐有人假借名號。生事怙亂。將來反動之結果。轉助復辟。派張目。此最可憂。鄙意宜各省聯名將舟公巧電所主張。逕電中央。請以明令改組國務院。任員署理。軍院卽行宣告撤廢。至規復約法。除明令別無完善手續。此事殆將解決。不必別

生枝節。善後會議不外軍財兩政。非可籠統代表。舟公主各省分別接洽。超甚贊成。昨上沁電已表此意。啓超勘。

致各都督各總司令電六月三十日上海發

雲南唐都督。貴陽劉都督。長沙桂行營陸都督。南寧陳護督。敘州蔡總司令。松坎戴總司令。鑒。護密。段芝泉來電。有涉想將來。罔知所居。人心至此。國步如何。自惟材幹萬難收拾。仔肩之卸。國會爲期等語。兩旬來芝老應付時局。雖多未協機宜。超亦嘗屢電責備。然此公宅心公正。持躬清直。維持危局。非彼莫屬。其舉措不滿人意之處。實緣眼光稍短。非懷惡意。現有數派人專以排彼爲事。無非欲達個人權利目的。此公若被擠去。北軍人人自危。大局將不可問。且彼賦性澹泊。豈慮把持。協力度此難關。俟國基定後。各政客豈患無機會以自表見。今汲汲傾軋。真乃以國爲戲。首義諸公。宜持正義。免彼灰心短氣。請分致一誠懇之電。勸其勉任鉅艱。且言萬事願與協商。俟內閣改組後。必力爲擁護。仍別電元首。乞益加倚畀。或可挽其去志。超前致幹老電。謂蓄力觀變爲要。今仍抱此宗旨。然所觀之變爲何種。實難逆料。近覩人欲橫

流之象。深恐元二年覆轍復見。昨電力贊冀舟兩公速撤軍院之議。實深有所懼。諸公想會此意。超卅。

致各都督各總司令電七月一日

雲南唐撫軍長。肇慶岑撫軍副長。貴陽劉都督。敘州行營蔡總司令。松坎戴總司令。長沙分送桂行營陸都督。湯都督。南寧陳護督。杭州呂都督。韶州李總司令。鑒。頃已奉明令。復約法。召國會。任段芝泉組新閣。我輩要求已達。軍院宜立即宣言撤廢。謹擬電文如下。北京大總統國務院總理各部總長參議院衆議院各省將軍巡按使北京英文京報國民公報轉各報上海時事新報中華新報轉各報均鑒。軍務院第三號布告文如下。帝制禍興。滇黔首義。公理所趨。輿情一致。桂粵浙秦湘蜀相繼仗義。其時因戰禍遷延。未知所屆。獨立各省前敵各軍不可無統一機關。故暫設軍務院爲對內對外之合議團體。其組織條例第十條規定。本院俟國務院依法成立時撤廢之等語。屢次宣言布告。一再聲明。今約法既復。國務總理既特任。雖閣員未經國會通過。然當國會閉會時。元首先任命以俟追認。實爲約法所不禁。現國務院既

依約法而成。與本院組織條例所指正合。今大總統之依法繼任。既符獨立各省最初之宣言。政府國會次第成立。尤爲全國人民心理所同愜。本軍務院謹依組織條例於本日宣告撤廢。其撫軍及政務委員長外交專使軍事代表等名目。一併銷除。國家一切政務。靜聽元首政府國會主持。爲此布告天下。咸使聞知。云云。此電務乞公決。卽日由滇拍發。用撫軍全體署名。再此電恐廣州電局閣壓不達。肇慶蔡戴行營亦慮延閣。請桂速轉肇。黔速轉蜀。啓超東。

致馮上將軍電七月一日

南京馮上將軍鑒。前次靜生趨謁。曾以粵省善後辦法奉商。現粵禍迫眉睫。非速求轉圜。勢必糜爛以牽全局。超去春在粵時。龍曾言願得督辦雲貴兩廣林礦名義。卽可退粵。此時爲龍稍留面目。似以此爲最宜。靜生入都。曾託向元首及芝老瀝陳。乞公更爲主張。粵民永感。紹儀啓超東。

致黎大總統段總理陳總長電七月一日

北京分送黎大總統段總理陳財政總長鑒。頃得松坡來電。內開。鏢喉病自去年出

京以來迄未得療治之餘裕。今已成頑性。非就專門醫家速爲調治。似難奏效。本擬卽日脫卸。飄然遠引。一以踐言。一以養疴。乃軍中會議數次。羣尼吾行。目覩全軍情況。善後各事。諸待部署安頓。此時實難忍絕裾而去。鏢直接所部。除川黔軍外。滇軍原有三梯團。計共二十營。自滇出發以來。僅領滇餉兩月。半年來關於給養上。毫無補充。以致衣不蔽體。食無宿糧。每月火食雜用。皆臨時東劈西挪。拮据度日。當兩軍對峙軍事方殷之時。爲對敵觀念所激。羣置給養之豐歉於不問。今大局既定。恤賞之費。不能不立爲籌給。以前欠餉。不能不急事補發。息借之商民貸款。不能不依限償還。凡此種種。均非由鏢負責辦清。無以安衆心而全信用。職上所需各款。共計在三百萬內外。現擬派員赴京交涉。請中央從速籌發。如蒙函丈電政府。將此項款費提前撥給。俾鏢得早日脫身。以全初志。尤爲盼切。如何乞示復。鏢叩勘等因。查此次松坡所部。勞苦功高。半年來顛沛困衡。情形此電所陳。實未罄萬一。松又以久病之身。亟思結束引退。以圖療養。政府爲軫恤義勇軍士計。爲護惜愛國人物計。似不能不提前籌救。以昭激勸。且表示與南軍開誠相見。一視同仁之至意。明知今當司農

仰屋之時。籌維非易。幸爲數不鉅。湊措宜不甚難。伏望俯念艱貞。速爲設法。若中央實竭蹶。或飭東南各省及中銀滬渝分行。暫爲湊撥若干。或與外國銀行商短期借墊。濟彼眉急。豈惟松坡感激。實大局有關。如何之處。盼切實賜復。俾轉慰前途。梁啓超稽顙。東。

致馮上將軍電七月一日

南京馮上將軍鑒。頃接松坡電。內開梁新會先生鑒。鶚喉病自去年出京以來。迄未得療治之餘裕。今已成頑性。非就專門醫家速爲調治。似難奏效。本擬卽日脫卸。飄然遠引。一以踐言。一以養疴。乃軍中會議數次。羣尼吾行。目覩全軍情況。善後各事。諸待部署安頓。此時實難忍絕裾而去。鶚直接所部。除川黔軍外。滇軍原有三梯團。計共二十營。自滇出發以來。僅領滇餉兩月。半年來關於給養上。毫無補充。以致衣不蔽體。食無宿糧。每月火食雜用。皆臨時東劈西挪。拮据度日。當兩軍對峙軍事方殷之時。爲對敵觀念所激。羣置給養之豐歉於不問。今大局既定。恤賞之費。不能不立爲籌給。以前欠餉。不能不急事補發。息借之商民貸款。不能不依限償還。凡此種

種均非由鍰負責辦清。無以安衆心而全信用。職上所需各款。共計在三百萬內外。現擬派員赴京交涉。請中央從速籌發。如蒙函文電政府。將此項款費提前撥給。俾鍰得早日脫身。以全初志。尤爲切盼。如何乞示復。鍰叩勘等因。查松坡此次任事之艱苦。超知之最詳。該電所言實未罄萬一。蓋本身瀕於死者五六次。全軍日惟半飽所食。雜以糠粃。然而轉戰半年。衆志如一。初出滇境。僅持兩月餉。以後一無接濟。今謀善後。僅需三百萬。嚴正堅卓之操。宜鬼神所同欽。今以久病速求息肩。若政府不急爲籌維。真足令天下短氣。知我公素愛重松坡。前靜生晉謁。曾許對於西南力爲援助。敢瀝誠奉懇。代達中央。又中央或籌措尙艱。更請公從各方面代爲設法。湊墊成數。俾解眉急。豈惟松坡之感。亦大局之幸。啓超稽顙。東二。

致陸陳兩都督電七月二日

南寧陳護督並轉行營陸都督鑒。東冬電擬軍務院撤廢之布告。想達。此議本根據莫公蒸電所主張。第最初卽贊成。今約法國會已復。內閣已改組。自當實依蒸電辦法。若今猶不撤。則太不爲黃陂留地步。中外疑駭。危險萬端。望兩公與滇黔合力主

持超冬。

復黎大總統電七月三日

北京大總統鈞鑒。奉東電。冲挹逾恆。獎借溢分。無任惶悚。超絕非敢有所規避。但爲私爲公。此時皆決不宜就職。已別電蹇季常轉託乾若宗孟代達下忱。伏爲矜原。此身雖在江湖。苟有利於國者。當惟力是視也。啓超稽顙。江。

致岑都司令電七月四日

肇慶岑都司令鑒。護密軍院之撤。滇黔浙既主張。超亦謂現在實爲適當時機。不獨爲大局計而已。卽爲軍院計。今各省各軍皆無見糧。捐借之路兩絕。非與政府協商。曷由接濟結束。而政府仰屋。亦同於我。終不能不乞靈外債。南北不統一。外債決無成立之望。論者或謂以此窘斃中央。自誇妙策。夫袁既倒。而必欲更窘斃黎段。是否爲國家之福。且勿深論。會亦思窘斃中央需一月者。未半月而我先已自窘斃耶。政客逍遙海上。絕不知軍中甘苦。而放言高論。從何理喻。論者動曰。留此爲交換條件。吾不知所欲換之條件爲何。索軍費耶。外債不成。雖紮北京當局而撫炙之。安能有